

消弭官员复出质疑须正“本”清“源”

□ 徐锋

1月20日官方媒体一则新闻，“不经意”告诉大家，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，近日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。

从情理上说，吴显国的复出方式，还算交代得过去。其一，职务从石家庄市委书记变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职位“含金量”的差别不言而喻；其二，从2008年三鹿事件免职到此番正式亮相复出，4年多冷板凳的处罚相对于很多复出官员，已属认真和严厉。更何况，在正视现有国情之语境下，是否能够一步到位效仿发达国家，对有过失、遭免职的官员“永不录用”，恐怕还只能循序渐进。

当然，道理归道理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舆论对这一类事件的围观、质疑和不满。不能简单将其归之为公众惯性式的不信任心态云云，相反，必须重视其中社会情绪积攒和发酵的深层缘由。必须承认的一点是，近些年来的诸多同类事件，相当一部分官员的“复出”程序失之轻率甚至蛮横，才会令“官员复出”现象丧失了最基本的公信力。从黑砖窑免职官员复出、瓮安免职官员复出，到宜黄免职县官复出、阜阳劣质奶粉免职官员复出、西丰进京抓记者辞职官员复出……纵观这一系列案例，不难发现复职原因基本语焉不详，更关键的是涉事官员基本都是“悄然复出”。

当一次次看到这样的“偶然披露”，公众舆论所不爽的早已超越了“有过之臣能否复用”的千古争论层面，而聚焦于官员复出的巨大弹性和随意性，转变为自身民意遭漠视和戏弄的愤懑。官员复出需要哪些条件、哪些正当的理由，又需要哪些公开、民主的程序？这

些在上述案例中几乎缺失。显然，如果无理、无据、无程序，官员的复出就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，如此“躲猫猫”式复出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光明磊落，一些上级领导过度炽热的“爱才”之心、“伯乐”之意自然就会被网友揶揄为“复出潜规则”、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等等。

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，我们还不难看出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但往往未受到同等重视的现象——免职问责的随意性和“非法治”色彩(违反上位法)。2003年“非典”开启的问责制度，成为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然而，实践之艰难，不容小觑。回顾近年诸多问责免职事件，有的被免职者只是整个事件中微不足道的替罪小虾米；有的免职决定只是上级主要领导现场办公的一人拍板；有的免职成为帮助官员躲避刑责的挡箭牌和护身符……免职本懵懂，复出自非议。问责乃国之重器，绝不可当成儿戏，亦不能成为一些地方进行“危机公关”的道具。是为民而问责、为吏治而问责，还是为尽快平息舆论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线免职，不同的出发点，直接导致问责免职的正义含量、实际疗效。因此，确立官员问责的标准尤显关键，必须根据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、损失以及事后补救措施综合评价：构成渎职犯罪的，由法律制裁；不构成犯罪但严重失职的，参照国外做法“永不录用”；“不轻不重”失职的，采用相应的问责标准。

正“本”清“源”，方能避免误入歧途。从免职到复职，从出发点到程序正义，唯有尽快消除其中的模糊含混地带，唯有在问责和复职的全过程中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，问责方显震慑，复出方能坦荡，老百姓对官员复出的质疑才会消弭。

基尼系数“脱敏”寄寓公平取向

□ 邓海建

1月18日，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数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，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.474，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到0.491，此后逐步回落。关注基尼系数，既是民生诉求，也是发展考量。一方面，基尼系数太大，说明贫富落差大，穷人权益会受到制约，分配的公平属性也难得保障；另一方面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会导致高收入群体缺乏购买意愿，而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，消费拉动更为困难。基尼系数上的关切，不仅仅是“钱”的问题：物质之外，还有橄榄形社会结构及良性社会心态问题。

时隔九年之后，国家统计局再度公示权威基尼系数。尽管这个数字是并不算漂亮的“0.474”，尽管与民间测算、民众观感之间尚有落差——但毕竟是对民意的因应。

对公众而言，基尼系数首次“脱敏”，定会被解读成“寄寓公平取向”的一个信号。一

者，它启示我们的相关统计数据，要跟得上民众及发展的需要，从“羞答答”的传闻中走到台前，哪怕数字再不好看，真相比遮掩更得人心，说破了，天不会塌下来。经济要实实在在的增长，统计更需要抛去水分的数据。二者，正如论者所言，“在社会分配与系统分配双重不公叠加效应之下”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面临着明暗交替的双重压力，公布真实的中国基尼系数，不仅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本需要，更是为制度设计把脉的重要参考数据。

基尼系数的纠结，就像我们当年对PM2.5的吁求，数字不是目的，治理才是根本。再客观的数据，总是理论或模型上的标点，无法代替柴米油盐的人生。

越是对于基尼系数看重，说明公众越是希望有更公平、更美好的生活，“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”，但愿这是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权力作为纠偏与校准的第一步。

抱怨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不止是矫情

□ 钱夙伟

“讲节约本来挺好的，呵呵呵，就是有点吃不饱！”在广州政协会议港澳组分组会议期间，明星委员曾志伟率先发表会风感言，在酒店进餐时，采用的是分菜方式，“上菜有点慢，有点凉了，也不像往日那样，一大盘菜，你一筷，我一箸，吃得那么热闹”。

政协委员的四菜一汤分别为卤水拼盘、芋头腊肉、荷兰豆莲藕炒木耳和白切鸡，荤素搭配很不错了。

据称委员们抱怨，虽然是“菜式不错”，但“分量少了点”，但我想，即使分量再少，但有四菜一汤，用来下饭，也应该是足够的，想来，米饭之类的主食，总是管饱的吧。

这让我想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不久前发布的一份《中国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据报告显示，在西部贫困地区，部分小学生每天的伙食只是玉米粉，或者米饭加上自

制的咸菜，由于营养摄入不足，5个孩子中就有1个营养不良，学生生长迟缓率近12%。

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，就已经不止于矫情了。政协委员刘军笑言，“我吃了一碗姜汁拌饭。”“不过，也好啊，不会吃出大肚腩！”这样的话让每天吃着玉米粉和咸菜的孩子听来，不知是什么滋味？

委员们肩负参政议政、共商国是的重任，而既要为民谋福祉，总应该首先体恤民情，如果对还有那么多的孩子“每天的伙食只是玉米粉，或者米饭加上自制的咸菜”挂在心头，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恐怕会说不出来的。

当然，如果是因为不再“像往日那样，一大盘菜，你一筷，我一箸，吃得那么热闹。”那么，就另当别论了。现在都在说，人人都说要改革，但都只希望改别人的，改革一触动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就有点不适应。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或也因此吧。



“灾区”帽子，压倒孩子冷暖？

□ 文/余宗明 图/朱慧卿

近日，“最冷寒冬”里广西山区学生穿凉鞋睡凉席的消息，引发各方关注。不少爱心人士捐资助物，岂料此前声称没物资来源的当地政府部门，却叫停爱心捐助，理由是不想戴上“灾区”帽子。

对贫乏者而言，寒冬时节，最难将息。凛冽寒气带给他们的，除了彻骨冰冷，还有生命被冻结的风险——他们无物御寒，若外界不“打捞沉没的声音”，等待他们的，很可能是濒死处境。

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哆嗦，幸而被舆论关注：许多人慷慨解囊，想将孩子从生活困窘中解救。只可惜，当地政府的“闭门谢绝”姿态，冷却了善心，更制造出人为的“寒冷气象”。如果说，社会捐助是股“正能量”，那叫停捐助之举，不异于泼了一盆冷水。

也许在某些治理者看来，被贴上“灾区”标签，是形象污点，很丢人。可再怎么说，当它与“孩子境遇改善”挂起钩时，价值序列不该被颠倒——孩子的权

益保障，远比政绩考量重要。实质上，“灾区”是否掉面子，尚待商榷；明明是灾区，却讳疾忌医，把“灾区”帽子当烫手山芋，那才是自毁公信。五六岁的孩子一年四季只能穿凉鞋，说是“灾民”，并不为过。

在孩子的艰涩处境面前，政府的救济职责无可旁贷。不能为孩子保暖兜底，为此反思都来不及，就急于为社会捐助“设路障”，只会将涉事部门置于“伦理亏空”的恶名下。民众捐助的对象，是饱尝饥寒的孩子；政府无权为孩子定夺，“拒绝受助”的表态，说到底是越俎代庖。

为了面子，不顾孩子权益的里子，足见政绩天平的失衡。与此遥相呼应的，还有地方热衷争夺“贫困县”头衔。尽管一个是避讳，一个是争逐，指向的却都是利益主宰下的政绩“苟且病”。

背弃救济责任，还给爱心输送添堵，是价值权衡的错位——要知道，孩子体面过活，才是最大的面子。

月子水，警惕新时代的“炼丹术”

□ 佟彤

坐月子的妈妈不能喝普通水，而要喝专门的“月子水”，非此不能催奶瘦身……这个时下在年轻母亲中流传的“健康时尚”，使“月子水”价格不菲。日前，央视对此做了澄清报道，权威产科专家也明确指出，“月子水”这样的概念“毫无科学依据”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过去简单的、普通的生活细节，都被精致化，甚至戴上了“健康”、“科学”的帽子，成了必须推崇的新概念，看似更加“科学”、“健康”的生活，其实不过是为投机者提供赚钱机会，之所以如此，源于人们对科学的无知和对健康的错误预期，以及对自己错误生活方式的姑息。

我认识一对很有钱，而且很讲究“健康养生”的夫妻，他们连日常吃的普通杂粮，比如红豆，都要到“同仁堂”这样有名的药店去买，因为他们觉得，能入药的红豆肯定比当作杂粮卖的红豆更安全，更能养生，虽然那里的红豆比超市的价格要贵上很多。但是，他们讲究健康都讲究到了红豆的“出身”的同时，却一直在吸烟，而且也没准备为健康戒烟。这样的人很多，比如为了躲避城市的空气污染，专门在空气好的地方买了房子，但却自己每天在房子

里吸烟。还有人因为不肯戒烟，又明知吸烟的危害，就再去花钱买燕窝“清肺”，且不说“燕窝清肺”和“月子水”一样纯属无稽之谈，这样的“养生”创新，无非是想以走捷径、投机取巧的方式获得健康奇迹，说到底，其实就是一种浮躁，甚至可能衍生为新时代的“炼丹术”。

中国古代“炼丹术”有两个主要目的，一是修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丹药，二是想把贱金属转化为金银等贵金属。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，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，那么，从金和玉中提出精华，给人吃了之后一定也可以长寿，于是就有“服金者寿如金，服玉者寿如玉”的理论。第二个梦想则是想将低贱的金属如铜、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、银，使财富升值……这两个梦想说到底就是脱离了现实的贪欲，也只能成为“名留青史”的滑稽。仔细想来，类似“月子水”之类毫无科学依据，已经走偏了的生命奢望，不就是现代“炼丹术”的雏形么？

经常有人问：“改不了熬夜的习惯，也不能少吃油腻，还懒得锻炼，有什么办法或者药物，仍旧可以保证健康？”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医生，都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：没有。如果有，那就是成了糟践生命的帮凶，也违背了“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”的普遍规律。